



徽州方志研究



刘道胜 ■ 著

登耗出沒之重輕不遺遺

考而原也

橋梁之類統於官政六典所係也

舉貢代不乏人即薦辟武科先後裔

其翰粟既仕者例得書舊志書曹監亦

系盛難以纂載聽列名于集賢館以別

不分崇卑賢而去任功德在人心者傳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1364904

徽州方志研究



刘道胜 著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364904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方志研究 / 刘道胜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2

ISBN 978-7-5461-0954-1

I. ①徽… II. ①刘… III. ①徽州地区—地方志—研究 IV. ①K29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0515 号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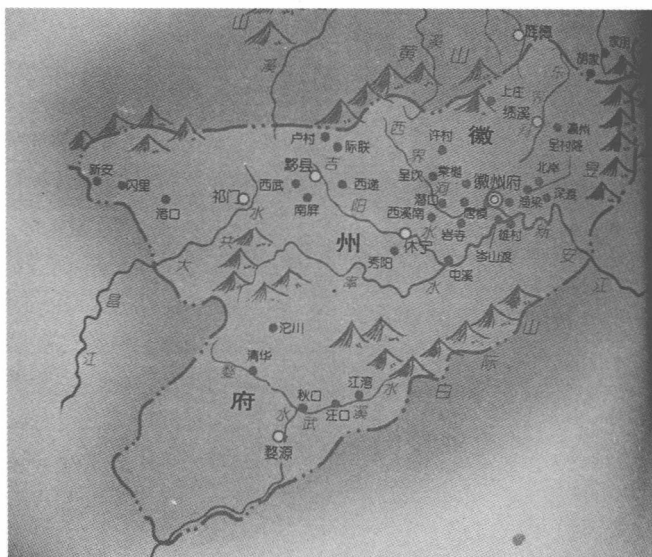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资助

本书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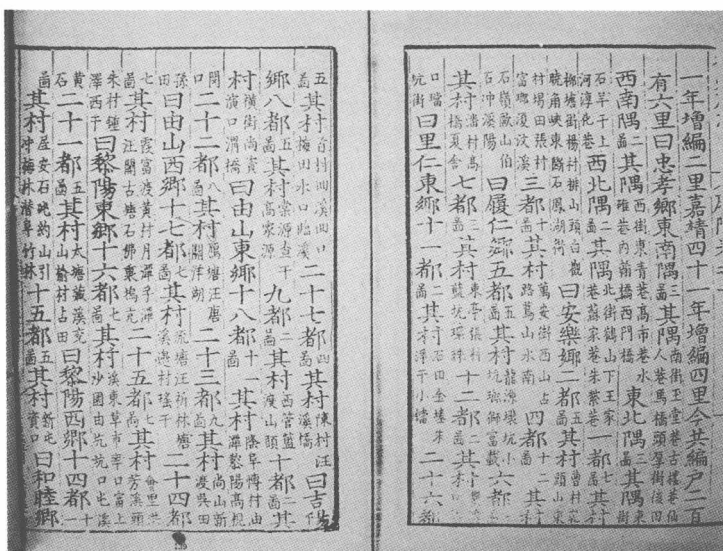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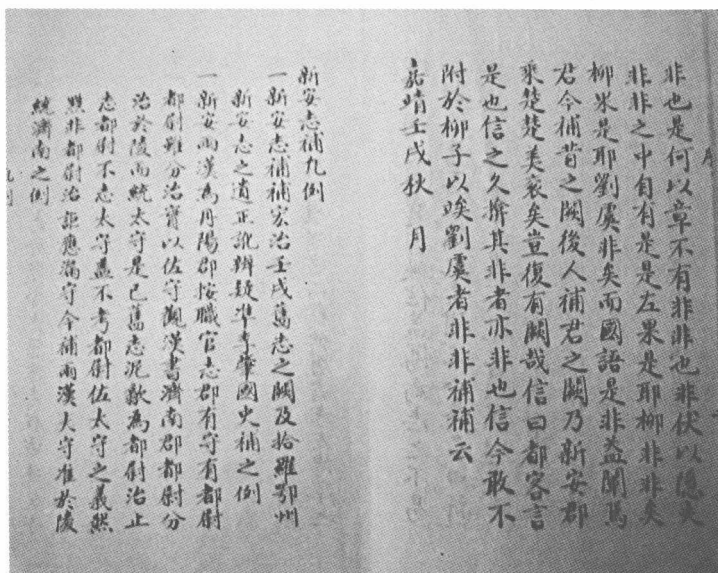
明清徽州一府六县形势图



“唐宋郡县等差”，弘治《徽州府志》卷一（节选）



“乡隅都图”，嘉靖《徽州府志》卷一（节选）



嘉靖《新安志补》卷首（节选）

餘三鄉。非崎嶇局隘則甌脫荒涼。中固不無巨聚。然皆曠遠綿邈矣。則西鄉之昌明靡麗。雄視三鄉也。固宜雖然。風氣先開。混沌盡鑿。西鄉是也。而儵忽之帝。則猶有存也哉。士則郡城有斗山會。自郡而西。嚴鎮有南山會。其餘巨族間亦有之。其置會有地。進會有禮。立會有條。司會有人。交會有際。大都進德脩業。由來尚矣。迄今百十餘年。人文鬱起。為海內之望。郁郁乎盛哉。農則西鄉少。而三鄉多。刀耕火種。浴汗塗肌。病歷夏畦。僅成秋稔。螟蝗水旱。更復為災。亦良苦矣。倘然得天。則又莫知其碩。抑或歉歲。遂將全利其蓄。怨者寬收。彼全不報。苛者督索。彼始甘憤。無惑乎田價日低。而本富日少也。工則本縣之人少。而外縣之人多。商則即本鄉者少。而走外鄉者多。昔

万历《歙志·風土》（节选）

後之登耗出沒之重輕不連續細庶賦賦者有定而賦者可考而原也
一戶口橋梁之類統於官政六典所係也
一科第舉貢代不乏人即薦辟武科先後舊跡者俱得腫列焉其翰粟既仕者例得書舊志書冒監亦悉錄通作人文繁盛難以累載聽列名于集賢館以別匪類云
一官守不分常卑賢而去任功德在人心者傳之見任雖賢者不傳端於設也去任者雖不賢不書存厚道也
一山川靈異發於人文是宜顯微無志故既往者才德

万历《休宁县志·凡例》（节选）

祁閩志目錄			
卷第一	始建	風俗	邑境
坊巷	鄉都	官制	城市
卷第二	公署	廟宇	社宇
倉庫	稅務	鎮寨	壇場
郵鋪			
卷第三	戶口	田土	稅則
金課	吏課	酒課	租賦
			茶課

永乐《祁閩志目錄》（节选）

漢口紫陽書院志略	舊凡例十二則（照原本集）
一	是編以志名者重書院也書院志與郡邑志別詳志平
二	先山水次遊跡次建置次人物而以藝文終焉斯志蓋
三	爲八綱首圖說道統次述體崇祀義學藝文禮法禮志
四	蓋成自閩人旅處者以不獲歸闕里登講席爰建夫子
五	祠設義塾以聯進士學非有山水遊跡可以及據成編
六	舊者原之
七	一人物非經確論定不敢擅爲臧否故但於雜志篇後
八	紫陽書院志畧
九	界推首功數人事實以備採擇餘則有倭後之君子
十	江漢大別爲山水之最著者漢口固以得名故繪圖必
十一	先漢口重輿圖也坊市樓閣以次備列俾按圖而索眉
十二	目瞭然
十三	一書院爲崇道之區于宋于集漢唐宋以來諸儒之大成
十四	又所訂經書集註爲國家進士之所恃遵故於輿圖
十五	後卽載道統道統之傳爲然千古崇報章莫詳於先哲
十六	崇祀莫隆於聖朝本志不敢以據土而增泰山孤
十七	就傳諸賢列之卷次用誌登仰

《漢口紫陽書院志略·凡例》（节选）

引 言

徽州地处“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①。自古以来，这里“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②。从唐大历四年（769年）迄清，徽州即是一个州级或府、路级的行政建置，其境内自东北向西南依次为绩溪、歙、休宁、黟、祁门、婺源六县。在这样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中，虽然历史上其称谓不一，但长期以来行政区划相对稳定，文化区域颇为完整。

徽州是一个山水萦绕、土饶地狭的贫瘠山区，与南方其他地区相比，宋代以后，该区域的历史文化颇具典型性、多样性、独特性。究其原因，一是唐宋以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有所谓“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之说^③。新安亦因其“物产之多，流布四方，或曰富州”^④。北宋仁宗曾视歙州为“民事繁剧，守臣尤当审择”的十八州之一，宋英宗也曾下诏“委中书选清干臣僚”充任十八州长官^⑤。但大体说来，在南宋以前，新安仍有“号为水云深处，以去京邑差远，地狭瘠而俗质素，语地望者不以为优”^⑥。然而，宋南渡以后，“七闽

① 《赵黄门郡志略序》，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②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③ 淳熙《新安志》卷九《牧守》。

④ 《新安续志·李以申序》，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词翰一》。

⑤ 《新安志》卷九《牧守》。

⑥ 《新安续志·李以申序》，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词翰一》。

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①。地处江南的徽州亦“自建炎南渡,驻蹕吴京,视三百里诸侯之邦,被声名文物之盛,遂推三辅重地”^②。可见,南宋以后,徽州与当时南方经济文化发展相得益彰。二是该地域乃历史上多移民迁入之区域,“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受中原文化之渐,使原属山越之地的徽州“俗益向文雅”^③。南宋以后,徽州为程朱桑梓之邦,甲第蝉联,人文鹊起。至元朝,新安乃“文公朱夫子阙里,教化渐被,有邹鲁之遗风”的显著地望已经确立^④。明清,徽州商帮崛起,其文化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因物质殷富的酵发而达到了空前辉煌的高度。有“文公过化之邦”^⑤、“内史辅郡”^⑥、“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誉。

在丰富的徽州历史文献中,徽州方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南朝至于民国,徽州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形态演变过程,其修志传统达一千四五百年之久。自宋代我国方志记载的形式和内容定型后,徽州修志活动就日趋频繁,明清以降,徽州方志官修私纂竟成风气。在这里,我们不妨从数量上将徽州方志与我国修志发达的浙江地区作一个粗略的比较。根据洪焕椿《浙江方志考》统计,该书收录浙江省和其明清所辖十一府的古今各种存佚志书在两千种左右,平均每府约一百六七十种。而据笔者统计,徽州仅有名可考的府县志就有一百二十种(其中佚志四十五种,存志七十五种),若加上笔者著录的一百余种各类专志,其总数可与我国修志发达的浙江相媲,显然,徽州亦是我国历史上修志发达地区之一。

方志是综合记载一定区域自然及人文社会情况的一种著述形态。本文所谓的“徽州方志”,就时间而言,是指建国以前的有关徽州

① 洪迈:《容斋四笔》引嘉祐中吴某所撰《余干县学记》。

② 《新安续志·李以申序》,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词翰一》。

③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④ (元)汪元相:《祁阊志序》,见同治《祁门县志》卷首《原序》。

⑤ 永乐《祁阊志·蒋俊序》。

⑥ 万历《祁门县志·余士奇序》。

志书,这些志书从其记载范围与内容的角度,可以分为府县志和专志。特别强调的是,晚清民国所兴修的乡土志,一些私人所修的乡镇小志以及为相关府县志而作的辨证、辑补,或为了府县志的重修所作的采访册、报告书等均归入府县志。另外,徽州“方志之书,纵横古今,分门既多,搜检难周,于通志之外复有专志,专志所以补通志之不足,与通志相辅也”^①。徽州专志记载涉及山水、古迹、书院、物产、人物、艺文(文献)、金石等,它是方志发展的一个支裔,大多属私家撰述,“性质略与方志同,体例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或竟出正式方志之上”^②。这些志书涉及的内容大多是府县等方志的属类,但与府县方志相比较,专志的相关记载要详明得多,因此,为利于某些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对此也作了大体考察。

徽州方志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也是徽州文化传播久远的重要载体。当前,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徽学,其深入研究离不开对这一“资料宝库”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同时,徽州方志也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建国以来,诸如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所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综合性方志工具书所著录徽州方志主要为该区域的部分府县志。一些学者对徽州方志的考察也多局限于具体志书的介绍和考证,如刘尚恒的《安徽方志考录》、宫为之的《皖志史稿》等。从整体上对徽州方志作系统考察尚付阙如。本文将借助各种公私藏书目录、地方志目录、一些全国性的地志和正史经籍志、民国《安徽省通志稿·艺文考》、部分徽州府县方志艺文志等相关文献,对徽州方志的概貌作了整体考察。在考察徽州方志时,存佚并重,以助于了解徽州方志的编纂源流。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专志,由于其门类芜杂、体例不经,有些又带有私人笔记的性质,因此本文在涉及该类志书时,难免有混珠之嫌。另外,徽州方志记载范围广博、门类齐全、内容宏丰,在有限的时间

① 叶为铭:《歙县金石志自序》。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里,笔者虽基本经眼了今存徽州志书,然精读未逮,亦未遑寓目域外志书进行横向比较,故颇有管窥蠡测之憾。

全文分上下编。上编为徽州方志述论,主要考察了徽州方志的发展源流、编纂特点、编纂理论以及史料价值,并以徽州修志实践为中心,探讨了国史、一统志等主流学术活动与方志编修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了方志编纂乃是徽州地方人文学术活动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编修方志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地方性人文学术活动,它一方面体现出正统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地方志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统治和主流学术的需要相适应,盛世修史与盛世修志往往是同步的,其修纂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官修形式,统一的编纂体例,并重视援引传统国史编纂方法等。编修方志配合了不同时期国家一统志、实录、国史等编修而统摄地方原生性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志的编修又具有建构积累地方知识系统,展示地方人文活动,宣扬地方教化等典型的地方色彩。在明清徽州方志的编纂实践中,名儒硕学躬亲其事,乡绅贤达参与其中,富商大贾襄助其成,私修专志竞成风气,修志活动广涉徽州地方各个人文层面。徽州方志及其编纂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其蕴含着徽州的区域特征、本土观念、人文精神、学术理念、文化成就、社会规范等诸多因素。下编为徽州方志考录。主要从文献学角度,对徽州府县佚志作辑录,对今存徽州府县志作提要,对徽州专志作著录,以方便学界了解和利用徽州各种志书。

序

地方志之修纂,乃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追溯其源,学界众说纷纭,或言导源于《周官》、《尚书》,或谓滥觞于《禹贡》、《山海经》,或称发轫于先秦诸侯国史,不一而足。但其源远流长,则是学界共同叹誉之见。在方志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备、价值之高,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同时,方志又是记录一地山川、经济、文化、社会实态与变迁的重要载体,故而关于方志的研究,历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迄今所知,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萧几所撰的《新安山水记》。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鹊起,学者辈出,号称“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赵沍《商山书院学田记》),被视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而在徽州文献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千余年来,徽州成为我国历史上修志发达地区之一。徽州方志既有地区性、综合性、资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连续性、理论化等个性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兴起,学者开始注重对徽州传统方志的利用与研究,但虽有尝试,而无深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问世。这既与徽州方志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相称,亦成为学界期待填补的徽学研究之空白领域。

日前,得悉刘道胜博士新作《徽州方志研究》即将付梓,有幸先睹,甚感快焉。这部作品,于道胜博士而言,实为“旧题”。2000年,作者在安徽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受安徽师大徽学学术团队的影响,即以徽州方志为选题,出色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

如今旧题而新作,既见作者经年之积累愈发厚实,又显研究更加深入里。

本书的突出亮点之一,是作者在撰写的体例上颇费心思,力求创新。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徽州方志述论》,讨论徽州方志的编纂源流、徽州方志的编纂特点、徽州方志的编纂理论、徽州方志的资料价值以及正统化的学术活动和地方性的知识积累诸学术问题,提纲挈领,宏观上考察徽州方志的概貌和基本学术问题。下编《徽州方志考录》,分别有徽州佚志辑录、徽州府县乡镇志提要、徽州专志著录、各种方志丛书收录徽州方志一览、弘治《徽州府志》卷11《词翰一》艺文目录一览等项,广搜博采,展示了徽州方志的具体风貌和资料价值。这种体例,与近年巴兆祥先生《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本书之所以将徽州佚志辑录等名为“下编”而非“附录”,反映了作者写作本书学术性与资料性并重的意图。下编徽州佚志辑录、徽州府县乡镇志提要、徽州专志著录等,是作者花费近十年时间,涉猎百余种典籍,通过扎实的考订功夫,精心编撰而成,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其嘉惠学界,功不可没。

本书的另一亮点是作者做了诸多原创性的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比如,作者考察了徽州方志的编撰源流,首次梳理了徽州方志从南朝地记到隋唐图经,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线索,勾勒出徽州方志的全景式演变轮廓;作者注意到了徽州方志的编纂特点,在掌握大量基本史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发凡起例,富有创意”、“取材广博,考证精洽”、“私撰成风,种类繁多”三大特点;作者还率先总结了徽州方志的编撰理论,在方志的起源、编撰要求及功能等方面展开详实的论述。此外,作者还首次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徽州方志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在“盛世修志:正统化的学术活动”和“因时续修:地方性的知识积累”二部分,阐述了多年来有关方志编撰问题的独到看法。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原创性追求以及独立思考,都较鲜明地体现在这部作品中。

此外,本书反映的作者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也是值得称

道的。当下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盛行,青年学者中能以十年之力磨一剑者,越来越少。作者淡定人生,一心向学,为写作本书,其经眼所及徽州志书,几乎囊括了现存该区域的各种传统方志。所用每条史料,均直接引自原始文献,且反复校核。由此,本书篇幅虽不大,但仍有厚重之感。

当然,因各种原因,本书遗憾之一,是未遑与其他区域方志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作者今后可以进一步关注的课题。

业师邹逸麟先生曾说:“历史学是一门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才智固然重要,而勤奋则是不可或缺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序》,载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9月版)道胜博士近年来在徽学界崭露头角,有《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等著述问世,成为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正是应了邹先生才智与勤奋之言。值此新作即将付梓之际,写以上文字,谨表祝贺,并希望道胜博士今后在学术道路上,藉其才、学、识、德、勤,取得更大成就。

是为序。

周晓光

2010年9月于长江长寓所

目 录

序	周晓光
---------	-----

引言	(1)
----------	-----

上编 徽州方志述论

一、徽州方志的编纂源流	(3)
(一)从地记到图经	(3)
(二)宋元徽州方志的修纂	(6)
(三)明代徽州府县志的编修	(10)
(四)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热潮	(13)
(五)明清徽州专志的编撰概况	(17)
(六)民国时期徽州方志的编纂	(22)
二、徽州方志的编纂特点	(24)
(一)发凡起例,富有创意	(24)
(二)私撰成风,种类繁多	(30)
(三)取材广博,考证精洽	(34)
三、徽州方志的编纂理论	(41)
(一)关于方志的起源	(41)
(二)关于方志的编纂要求	(47)
(三)关于方志的功能	(51)
四、徽州方志的资料价值	(55)
(一)物产资料	(55)
(二)手工业及科技史资料	(56)

(三) 风土风俗资料	(57)
(四) 文献资料	(59)
(五) 人物及宗法资料	(62)
(六) 经济及人口资料	(63)
(七) 兵革资料	(64)
五、盛世修志: 正统化的学术活动	(67)
六、因时续修: 地方性知识的积累	(73)

下编 徽州方志考录

一、徽州佚志辑录	(83)
二、徽州府县乡镇志提要(今存)	(119)
三、徽州专志著录(不论存佚)	(164)
四、各种方志丛书收录徽州方志一览	(192)
五、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词翰一》艺文目录一览…	(195)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07)